

宜忘辨為

武啟



諸位老先生足下武以菲薄之才謬當筆重任所差堪自信者不敢一字無所依據不敢一事有失實以勉勅兩邑百年以來盛舉故雖史傳之牴牾參以鄙按其他是非疑似凡有可考未嘗或遺若日一味委過舊志漫無取裁是欺

諸先生與向

矣是即武自欺武心矣欺人其天理

滅絕口不容武不肯出此也如舊志所載蔣默蔣澄漫無事實於志法祇當載八軼聞今依江南通志載入倚寓并訪其祀鄉賢年分入之傳未於爵秩內左其封爵亦可云疑以傳之慎重一至乃聞局外噴有煩言是武未見漢書并於蔣氏大守山亭兩碑未曾細讀耳謹將其碑之可疑與舊志之

斷不可從者條析於後惟

諸先生酌焉

一澄父橫之事實可疑也大宗碑祇云至於大將軍浚道侯遭遇逸隱功業天柱山亭碑云服大勳於王室又云為司隸羗路所二卡罪二碑俱不言何功何以得為大將軍何以得封侯也三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人官主征伐事訖皆罷然則橫才軍以前官既為將軍以後又何官也咸淳志云橫討赤眉十以書建武二年十一月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三以月以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閏月馮異與赤眉戰于底大破之使橫果為大將軍討赤眉則史何以置大將軍不而書偏將軍也漢

制大將軍位第一在驃騎車騎諸將軍。橫果功高爵頭漢書何以不為立傳何以帝紀與功臣傳內亦無一語牽連及之何以羗路之名亦不一見。山亭里云時童謠君用諛慝忠烈是強鬼怒神怨妖氣充塞帝。怡謠詞鄙淺惡劣絕不似漢人語考後漢書晉宋書。心載光武時童謠獨無此條其真偽可見矣。以外紀於蔣忠傳既曰橫位光武討赤眉有力。心默於建武二年南奔維楊是正不知破赤眉之可肩皆建武三年事謂可信乎不可信乎。

一澄之元弟子孫叔姪封爵可疑也將則大宗碑於其祖其族其同姓者官爵事蹟皆極鋪張揚厲而不言澄默與諸子有封侯事祀言其後宗黨雍熙閨門郁穆以上下文義考之澄子果封侯測斷無不為詳叙之理而山亭碑云帝以覺悟覆

羗之族諸子各于所居之處受封咸淳志云默居陽羨山亭東表為雲陽亭侯終諫大夫子何前將軍邵陵侯孫志襲祖封澄居陽羨瀟湖西山亭封山亭鄉侯仕至刺史五子蓋東亭侯通陽羨西亭侯休龍父封丹陽太守夫光武之興之主史言于功臣每能回容宥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祚。隨者二十五年使果信讒而誅黃復惜橫而誅路又覆路旌。家之命抵。人是謂濫刑因誅其父而悉封其子又封其子。及其孫襲祖封一門十餘侯是謂濫賞何以為光武。字碑云諸子各于所居受封咸淳志云默封雲陽亭陽羨。心無雲陽亭地名。一澄父子之世次可疑也蔣詡于王。時隱退詎光武初聞年未久不應其曾孫已為大將軍位。侯且遭讒死况孫

九人皆能南來是以謂為橫祖可疑。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蔣誦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羨縣山亭碑乃以休為澄子即去五世是直謬矣不。丁可疑也。

一澄之年歲可疑也。山亭碑云。七十有一而叙其歷官則云以山亭鄉侯遂家。復也自憑于我裔其夫大門也不待於也。此三方鼎分楚材晉用各為佐命位在訐謨。此代之休所以垂不朽之稱由是體江山之。且土物之宜有泰伯克讓之風有延陵退耕之地其倍質其氣和吾何以增之乃宗壙築室于周山之陽將老于此夫三方鼎分是三國也楚材晉用是北人仕南也。為伊命位在訐謨似與蔣氏之在蜀魏者皆為開國元勳。計澄自光武初至三國當有二百五六十歲而曰由

是乃曰將老是前此尚未有室而至仕孫權後尚未老也。又曰。子丹陽太守休襲山亭鄉侯休於此時當亦二百三四十歲矣有是理乎。

一澄之墓可疑也。山亭碑云葬於封內都山。又云裔孫監察御。即司農第三子所志之心厝懷自遠痛夫艱難在目邱壙。之跡永迷承奉之地累。之墓莫辨薪芻之所又云瞻望。倏忽千齡山門失記荒隧沉銘夫曰永迷曰莫辨曰失記矣。所謂澄墓者非想當然乎。

一山亭鄉侯碑可疑也。其叙澄。次與澄之澄宦蹟已辨于前其托名齊光義撰而一則曰。我高祖誦再則曰爰分我祖豈光義亦本姓蔣耶即使。本姓蔣亦不應稱澄之高祖為我高祖此雖欲曲為之解不能也。又云將軍元

遜列於陳史尚書孝儼見于寔錄今碑書無元遜傳唐書
無孝儼傳也于莫辨新蜀之所句下接云故以聚宗黨飾
餘蹤刻珉石示來茲似碑為晁所刻矣而碑末云唐天寶
十五載文部侍郎喬孫洌為文延州都督挺建碑與文
絕不相關也碑內贊成澄才故留名道學傳存其事
也道學之名始于也不惟後漢書無之即唐書亦無之
此豈讀書也文大畧皆割截大宗碑其洎三方鼎分
一後也大宗碑及乎漢室崩離一段而誤裝入澄事中則
是合六州之鐵鑄錯矣碑末乃托名喬孫之奇之翰族人
重刊穎叔先生何奇學問而蒙此不白之名嗟乎冤哉咸
志云也符默墓在竹山齊光又為墓碑喬孫晁復立石道
旁也墓在都山不言有碑也故武嘗謂此碑必掇拾各殘

缺碑而成斷非原文

一也淳志之不可從也大宗碑云九子淳于廣陵兩祖地于
陽也山亭碑云九子悉從降徙降者降官徙者流徙是即
後世謫為某州安置之義而咸淳志改為渡江散處不諱
其父也誅而諱其子之徙可笑也且既曰渡江散處則非
邑人明矣也一宜興人物以致後之修郡邑志如朱昱
王升輩皆踵其訛言也子氏子孫亦莫知辨正且至于以澄
不得為宜興人為耻夫澄也之人降非從地出欲以澄為
土著則必以澄之父與祖為始也宜興之祖而後可今既
以澄為始遷祖而又欲以為土著也以千載後之耳孫為
千載以上也鼻祖改籍貫也是使澄也之父之人也澄倘九
泉有知其肯受此誣耶否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夫作志而使人孝子慈孫數典而忘其祖亦可哀也其引
山亭碑與本志陵墓門亦自相矛盾

一成化毘陵志之不可從也志家名宦一門皆載官于斯土
者未見則以載邑人之仕宦者然澄傳皆全抄咸淳志止
云澄仕至刺史不考其何官不言其何政夫其所宦之
地尚不之知名于

一王升舊志之可從也勲德二字三代而下幾無能當之
者而子邑之至叙列多人妄矣且首冠以蔣默兄弟今
即其傳論之夫因父寬得候勲于何在思復父讐人子常
情思豈易言如以泣血枕戈為澄德豈默與諸子皆食福
父錦耳然既不同澄泣血枕戈又何以得為之德耶升于
此不知不可乃摘太宗碑泰伯之克讓延陵之高節二語

紐與澄為一傳曰蓋以語二子之遜讓也夫蔣氏所云
太宗碑者現在此二語蓋以地言故下言川澤言氣象言
君山渴湖與山亭碑所云體江山之便圖土物之宜有泰
伯克讓之風有延陵退耕之地其俗質其氣和數語同也

一贊默兄弟豈太宗碑當升修志時祇傳此二語其
全文不曰山亭碑云諸子各于其所居受封本無稽
之語而升寔之云一傳九子八封侯此其二也不言何書
所傳且其一子獨不封侯一知之如此確鑿則斷無不

知六子何名居何地封何侯之理乃曰餘六侯殆皆廣陵
者爾殆者疑詞也是九子八侯之語升亦恐人辨駁故作
此疑案以自掩不知世傳一語究痞語耶藝語耶漢書無
橫父子名夫人知之乃作掩耳盜鈴之計註曰參用漢書

不知漢書中已有按蔣氏大宗碑云又山亭鄉侯碑云
語耶是直欺天下後世為皆無目人矣然升良心終未昧
盡如極力牽紐終無當於勲德二字故傳末幹旋云孝
義立而侯封可無忝矣夫傳自有傳體曰按某碑云是
傳耶抑按耶古今來史傳若干曾有一篇內用按字者否
曰可無忝矣是傳耶抑贊耶論耶如傳可如此則史記每
傳後必用史公曰各史傳後不必用論曰贊曰苛字
矣不知傳為何物也故武嘗曰咸淳志雖失尚其傳
體若此傳則讀之汚口錄之汚手毫無文理也鄉評脩攷
志者才之觀唐鶴徵府志列升于儒林升以前人物多同
升心獨削公此傳則楊懷遠氏所記信矣徐皆鳳依樣葫
蘆王後走八升受過幾于身無完膚而不學無術者尚珍
之如此塵甚至于是將所註漢書外紀四字連讀認為一
上向武云曾親見其本乃班固作此與昔人所云賣宋
以大明律何異哉

以上數條就鄙見所疑者而論則澄父子在子虛烏有之倫今就事論事改入僑寓是有其人矣或尚有以仍舊貫請者故將各志之謬亦畧為辨晰并就正於

諸老先生之前如以為澄封在宜興境即可為宜興人則前漢靈常封陽羨侯子孫襲襲見于正史不以為宜興人况區區亭侯鄉侯乃一隅一隅即如以為澄墓在宜興即當為宜興人

孝為侯並未返葬吳忠節旅厝湖廣盧忠肅墓在

俱謂為非本色人而削之耶如以為有廟則表府

忠武俱有廟也如以為歲祭即開銷官項則文武廟亦開銷更多將以孔子關帝亦援為宜興人耶如亦家宜即可為宜興人則孔子生魯何尚曰某

南渡後王謝諸家世居南土何各史摠註其北

何六朝何為僑置北方州郡如南蘭陵南兖州南之類以處其各本州郡之人况岳氏呂氏其後人皆未嘗強其祖為宜興人也如以為澄祀鄉賢當為

山興自南宋時祀鄉賢已有東坡陳古靈鄒道

鄉周益公呂諸公在內今仍有各神位在祠澄自乾

隆某年始入即可本邑人耶如以為漢時至今傳者無多人不必苛論則許許荆武固未嘗謂非邑人也或

又以為澄之侯山亭猶泰伯之君吳當援某志例於人物

首別置一傳此更為礙不於倫夫泰伯為有吳開國始祖

孔子稱為至德史稱其端委而治其子孫相承數百年至

今吳人俎豆之不能忘澄何乎漢之列侯不過衣食租稅

不得與吏事也故江陽侯仁以役使附落即至免侯此豈
與古諸侯等且不見咸淳志載默終諫大夫澄仕至刺史
休丹陽太守耶澄方任於他州有何政教在其侯封即使
有之亦止亭一鄉與陽羨全邑無涉况表府君亦東漢人
為陽羨長民廟之祀之不祀澄耶此欲與秦伯相提並
論澄之靈安為否 既指之為始祖為子孫者誰無尊
崇之心然人自際不可以過今徒為子孫誇耀地而不
於僭且妄而又為恐他人之議之與其祖之靈
而歛假手於載筆者其居心何如耶此雖稱武
一萬金不能也且論澄不見于史則曰史紀其大者賢
者異 人必能盡見是歎武甲之無高論也爭志傳則上
好于古耶 八載筆者其將何從或又曰非史遺之特為橫

被誣故書之耳夫韓彭蒯臨史無傳乎岳忠武被謗死史
無傳 尤武後悟其冤既族譜者復侯其諸子此尚諱之
武竟不悟又將何如乎千偽不敵一真此種議論豈
後世讀書論古者之口耶孔子曰擇其善者而
善於唐太常府志矣存其碑而削其傳以為
非邑人可也 烏邑人不可也善莫善於江南通志矣
委曲記載不肯 尤得我心也

諸先生請擇於斯二者也 歎武學徐竹逸抄王志舊傳冠
諸兩邑人物之首則邊隨園詩有曰我筆我墨固有神宜
容無端受其穢敢請轉語當事別延能者武啟

丙辰正月廿五日事冗筆墨云州一祈諒

古籍电子书

欢迎您的光顾

网址：<http://www.xy980.net>

QQ:77815100 电话:15879335110

联系制作：古籍电子书工作室